

红月亮丛书  
小长篇

向春 著

JIDAN FANGZAI

NAZHI

XIEZILI

# 鸡蛋放在 哪只鞋子里



春风文艺出版社

善良伤害了善良 / 真实毁灭了真实  
爱粉碎了爱的高尚 / 情跌穿了情的陷阱

鸡蛋放在  
哪只鞋子里

向春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向春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鸡蛋放在哪只鞋子里/向春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红月亮丛书)

ISBN 7-5313-2294-3

I. 鸡… II. 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97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幅面尺寸: 130mm×203mm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唐惠凡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定价: 1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第一章

如果人是由猴子变来的，麦子曾经是一只多么美丽的猴子。她经常抿着嘴凄楚地笑着说：最不忍看猴子的脸了，哭着笑，太伤人了。殊不知麦子的笑也是很伤人的，即使是很开心地大笑，她的眉峰也蹙蹙着，仿佛烟雨中的屋檐，湿漉漉的，随时会打湿在下面避雨的人。

麦子的容貌来自于母亲的遗传。母亲生她时身边没有一个人，经过一天一夜五雷轰顶般的阵痛后，她张开嘴想喊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一天一夜水米未进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发音的力气，她只是冲着门张了张嘴。那时，麦子的母亲像一只金蝉从麦子浑身是血的身体上脱壳。剥离母体的麦子真的那么形神酷似母亲，母亲简直就是从她身上揭下的一层皮。

麦子担心她从母亲那里遗传的不仅仅是容貌而且还有命运。有一种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它对你的执著胜过你三生可能碰到的任何一个海誓山盟的情人。它尾随你，渗透你，讨好你，威胁你。你想躲避它，从另一条路上走，但你一准儿与它在半道上相遇。它吃掉你后，还不会放过你的后代。它是借助你的身体和身世遗传下来的，你越是厌恶它，它越是忠实。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命运。

麦子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唱演员。可是她在三

十五岁时失声。记得那时每到黄昏，母亲把一只高跟鞋当麦克风，用气声呜呜咽咽地唱着喑哑的死了了的歌声。失去歌声的夜莺如失去爱的女人，尤其是既失去歌声又失去爱的女人，注定发病并迅速凋零。

所以麦子不把唱歌当成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最不可靠的一个东西，如果把自己最喜欢的当成生命或依附于生命，那是最孤注一掷的愚蠢行为。生命有时候像一个水性杨花的丑女人或者一个猎艳成瘾的老男人，是令人不屑一顾的，也是让人不忍心放弃的。

最近麦子感觉嗓子越来越不舒服，她想艺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咒语，时辰一到在劫难逃。

今天是麦子三十五岁的生日，今晚她最后一次走上舞台。最后一次唱《梅娘曲》，她想以此纪念她和母亲共同美丽过的三十五个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她身着以麦穗为主题的金黄色的晚礼服，像麦浪一样涌上来，掌声响起。

人多半是靠侥幸心理活下去的。但多半也是在“金盆洗手”前的最后一次失手。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人生不是。人生是开头容易收尾才难。

“哥哥啊，你不要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这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饱受离散之苦的梅娘再次见到她的阿哥，失去记忆的阿哥已认不出他的梅娘。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当她唱到“但是但是你已经不认得我了，你可怜的梅娘”时，她的声带突然断裂般地疼痛，她张着嘴发不出声，她抬起来的双臂停在半空无力升腾。绝望如期

而至，她面对着观众，抿着嘴凄楚地一笑。是告别的时候了，她向观众深深地鞠躬，就在这时，她的身体像一捆被割倒的麦子颓然倒地。

对于已经预料到的事情，真正到来的时候依然充满惊异。比如死亡，当我们呱呱落地，它就从目的地启程了。我们的身体里有我们的生命也有我们的死亡。但真正面对死亡时恐惧油然而生。

去医院的路上麦子醒了，她幽默地对于导演说：在那么多人面前倒下，真是又壮烈又柔情。不用去医院了，是声带出了毛病，没办法修复的，您送我回家吧。麦子坚持。

有些东西破了就破了，比如感情，比如灯泡，还有处女膜。它们不能像袜子一样补一下就好了。

于导演把麦子送到宿舍楼下说：休息两周，我们会来看你。他目送麦子上楼，听到敲门声才按了三声喇叭离开了。

楼道里很黑，通常都是高凡下来迎她的。走到第二层，她听到了脚步声。她想是高凡，就站在原地等着。脚步声近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高大的黑影，他挡住了麦子的去路。眼睛渐渐适应黑暗的麦子看到的是一顶帽子。她身体靠近墙壁，给“帽子”让路。那顶帽子动作缓慢地边下台阶边说：小心你的耳朵！

麦子想，今天怎么碰到了一个疯子。

麦子的丈夫高凡为妻子的生日几乎忙乎了一天。听到

楼下车子的声音，他把两只活蹦乱跳的螃蟹扔进沸水锅里跑到阳台上去看。果然是麦子。令他不快的是，麦子又是被高级轿车送回来的。并且这辆车迟迟不肯走，最后还鸣笛三声，不知道他妈的是什么意思。

受到挫折的高凡见到妻子表情就无法热烈。他淡淡地看了麦子一眼继续琢磨那三声鸣笛是什么意思。拐到厨房的时候，他看到一只螃蟹竟然从还没来得及盖锅盖的沸水锅里爬了出来。他预感到，将有一个人从家这只锅里走掉了，同时，他破译了那三声鸣笛的意义，那就是“我爱你”。

他勉强地端出了四菜一汤，一个蛋糕一支烛台，麦子坐在了餐桌的对面。看到已换上白色碎花睡袍的麦子，高凡更是怒火中烧。这是他们俩的一个秘密：如果麦子穿上紫色的丝绸睡袍，表明她需要对方。麦子提前拒绝了他。

麦子起身点燃蜡烛，熄灭了所有的灯。她为高凡切了一块蛋糕。

烛光中的麦子神闲气定，清淡如菊，她一头齐腰的长发闪闪发光。蓄长发如同等一个人是需要耐心的。麦子的皮肤尤其有耐心，年轻时它们并不白嫩水灵。白嫩水灵的肌肤如精美的丝绸，岁月很快会把它揉皱。麦子的皮肤像一匹麻，风雨濯去它表面的粗糙逐渐显现它本质的美丽。麦子的皮肤是新麦的颜色。

高凡应该是最喜欢麦子的皮肤。他画人物的时候一律用麦子的颜色，那是用黄色和咖啡色调出的一种高贵的色泽。他不知道是因为爱上了麦子才爱上了麦子色，还是因

为爱麦子色才爱上了麦子。总之，麦子不在的时候，他从来画不出麦子的脸。他越是想念麦子越是想不起来麦子究竟长什么样。

他俩低头吃着蛋糕，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弄出声响。

高凡最不堪忍受的就是麦子的一言不发。在他看来，女人最可怕的就是闭上嘴巴。当他们的房间里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耳鸣的时候，高凡的心里就开始发毛，最终他总是想办法放一个中气十足的屁，来打破沉寂。

终于到了就寝的时候了。

卧室里有一面从墙壁到吊顶的大镜子，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到整个的床，这是高凡的杰作。两个人睡到床上无法不看到对方，麦子伸手正要熄灯，高凡说：麦子！

麦子，今天晚上你没有说话。

高凡，今天晚上你也没有说话。

好，我问你，今天晚上你是怎么回来的。

是于导演送我回来的。

你为什么不打车回来而让人家送你回来。

我为什么非得打车回来于导演就不能送我回来。

你在楼下和别人笑容可掬的，怎么一回到家就拉长了脸。

那是我看到你的脸先拉长了。

听到别的男人向自己的老婆打暗号，难道还要丈夫伸出双臂拥抱你吗？

你为什么总要注意别的男人，为什么总要把别的男人和我拉上干系？

因为别的男人总是用高级轿车送你回来。

你为什么就不能问一问我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挫折，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回来。

送一个漂亮女人回家还要理由吗？我每天晚上都在家等你，一有动静我就到阳台上去看你。难道这些不比甜言蜜语或者开个小轿车送你回来重要吗？

我的要求不高，不要你非得为我做什么，你对我真诚地说一些什么比做一些什么还要重要。比如门口的这个垃圾箱，它在家等了我十年，并且它很有用，为我盛垃圾，但是我爱上它了吗？因为它不是血肉之躯，不会说话不会交流不会嘘寒问暖……

你说我是垃圾箱你不爱我？

我没有说你就是垃圾箱我也没说我不爱你。

那你爱我了？那你说你爱我。

高凡咄咄逼人，麦子怒不可遏。他们对峙着，像两只迸裂的石榴龇牙咧嘴。

麦子知道这样吵不出什么结果，就起身到书房的抽屉里取安定药。路过了高凡的画夹看到了一幅油画：这是麦子的半身背影，底色是高凡最喜欢的麦子色。麦子的后背非常温润，从质感的脊椎的阴影部分向两边放射状伸出许多金黄色的麦穗。麦穗画得非常细致，每一根麦芒似乎都在瑟瑟发抖。麦子的头发是棕色的，一旋一旋地挽在脑后，上面斜插了一只丰硕的麦穗，沉甸甸地耷拉在茸茸的后颈上。麦子摸了摸自己的后颈，仿佛麦芒使她感到发痒。油画的一角用很小的字写着：麦妻生日。凡夫作。

麦子坐在转椅上前后左右地欣赏这幅画，用手细致地触摸油画凹凸不平的画面，一股柔情循着她的指尖向上攀缘。她知道高凡爱她，她常常为高凡的爱而感动，屡屡又为高凡的爱的方式而绝望。即使她整天坐在高凡的怀里高凡也觉得没有得到她，他用别的男人的优势比自己的劣势，他非常绝望又鄙视，他恨认识麦子的所有男人，他认为他们在和他争夺至少在分享麦子的高雅和美丽。

他想要完完全全的麦子，他宁缺毋滥。

但无论如何过去现在高凡爱着他。她叹了口气站起身离开“麦妻生日”的油画回到卧室，高凡躺在那里似乎在一心一意地睡觉。高凡放松的时候完全是个孩子，高凡的天性是个孩子。有一阵电视上评论发明电子宠物的无聊，高凡看到了偏要买一个回来玩玩。这是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物品，里边有婴儿和大象、熊猫、小狗等动物，可以选择饲养。首先他选择了婴儿，起了个名字叫来来。在电子程序上，他首先生下了他，给他洗澡，哄他睡觉。到了晚上三点多钟他醒了，大哭，高凡慌忙起来给他撒尿，给他喂奶，哄他睡觉。五点钟又醒了同样折腾一番。三天以后，来来长大了。白天吃饱喝足后他背着手摇头摆尾地在地上散步，还哼着流行歌曲。来来的可爱使高凡滋长了揠苗助长的念头，他一晚上睡不踏实，主动把来来叫起来加倍地喂牛奶。一直到天亮了，来来还没有哭。打开屏幕，里边一个小小的坟墓，上面还有一个小白旗。来来夭折了。为这事儿，高凡很伤心，他说为什么不先养一只小狗学学经验呢？



麦子从衣橱里取出紫色的真丝睡袍换在身上。质地非凡的丝绸在她的肌肤上滑过来飘过去，像淌过她身体的一波一波的水。

麦子站在高凡面前，听高凡打呼噜。她知道高凡没有睡着。高凡睡着打的呼噜和此时打的呼噜是不一样的。她弯下腰伸出手摸了摸高凡的耳朵。

高凡睁开眼睛盯着麦子看。他徐徐地把妻子拉到他的身上说：你知道你错了是不是？

今年的夏天特别干净，湛蓝的天空仿佛发出雨点敲击金属的声音。麦子小的时候叫麦粒粒，一到“六一”儿童节麦粒粒总是早早醒来穿上用妈妈的布拉吉改成的小裙子，在舞台上她连蹦带唱地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母亲失声后得了抑郁症，她全部的寄托是一双高跟鞋和两只小母鸡。她白天把小鸡放在餐桌上嘴对嘴地喂它，晚上她把两只小鸡放在她最心爱的两只高跟鞋里。那时的麦子恨她，因为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报复母亲最有力的手段是一脚把她的高跟鞋踹进角落里。那时母亲会扑上去抢救她的命根子。母亲这个失掉所有高雅的斯文扫地的动作让她非常开心。一个男人说过母亲穿这双鞋最好看，而这个男人从来不在母亲身边。后来高跟鞋里再盛不下小母鸡的身体了，母鸡卧在了母亲的怀抱里。麦子一高声说话时，母亲就说：嘘，不要说话，母鸡在下蛋。那一年的夏天中国到处都在闹地震，麦子家的院子里堆放着黄灿灿的麦秸，大院里的孩子晚上就睡在麦秸上。最有趣的

是白天，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母鸡在上面此起彼伏地下蛋。母亲像一个贪婪的老巫婆拿一只小篮子乐颠颠地拾蛋，嘴里不停地说：一个鸡蛋两个鸡蛋三个鸡蛋……

麦子长大了，无情地站在了母亲情感的对立面。母亲惟一能亲切呼唤的就是这一个个的鸡蛋。母亲去世时对麦子的留言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只鞋子里。

后来粒粒讨厌高跟鞋，高跟鞋的形状自带一股魔气，高跟鞋让女人变得欲壑难填。它让对它没有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女人走进深渊。

毛主席去世那一年，麦子的个头就长到了一百七十厘米。广播里传出哀乐时，校园里突然大放悲声。麦子可以说是让吓哭的。试想几千人在操场上无遮无拦地号啕，那阵势足以让一个女孩子腿软。毛主席不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吗？现在太阳落下去了，明天早上可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心在第二天早上就自动解除了。接下来的几天是庄严而开心的，女同学们趁机在辫梢上扎起了黑丝带打成的蝴蝶结，她们的小手灵巧地扎着白花，小辫子一甩一甩的煞是好看。

后来学校文工团演话剧，麦子被安排出演资产阶级的冬妮娅。演保尔的是比麦子高两级的男生梁果。梁果一百八十厘米的个头，面部轮廓非常分明。

保尔，他们正在追捕你，你要当心。

冬妮娅，等战争过去以后，我一定能当一名无产阶级的工人，如果你对我是真心的，不是虚情假意的，那我们在一起吧。我肯定不会打你。

接着他们开始拥抱。所谓拥抱就是他们的胳膊交叉在一起，身体若即若离地僵持着。

这次排练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长，从夏天到了秋天。这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同学们已经放学回家了，麦子和梁果正在教室里排练。当第十遍重复这段对话重复拥抱的动作时突然停电了，他们下意识地分开。接着麦子感觉到梁果向她靠近。她慢慢向后退着一直退到了教室的后墙上。梁果走近麦子，双手托起麦子的脸，吻她。麦子抓紧拳头咬紧牙关。梁果使劲吮她的嘴唇，他的口气是檀木的香味。

以后的几天麦子一直处于紧张而又兴奋的状态中。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她感觉总有一个人尾随她，她紧张得影子都直冒汗。紧接着母亲去世了，成为孤儿的麦子被舅舅领到另外的城市去生活。直到麦子上了大学，有一位同学偶然提起梁果，她说梁果就在麦子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对一位姑娘强奸未遂，判了好几年，现在还不知道出来没有。

麦子被电话铃吵醒，她好半天才回过神儿来，是宋跃的。宋跃是团里乐队的提琴手，和麦子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她的父亲是省文工团的第一任团长。

怎么，听团里的人说你生病了？

哦，是声带坏了，以后不能上舞台了。

这还真邪门儿，让你说着了，你今年就是三十五岁吧。

是的。

那有什么打算吗？

团长跟我谈过了，到团里的培训学校当老师。

那敢情好，这样你就有时间要孩子了。没有个孩子真的不行，不过有了孩子还是要出问题的。

出什么问题了？

明天晚上九点你到“虞美人”来，我们聊聊。

麦子掀开被子下床，听到敲门声。麦子打开门，高凡抱着一箱子装裱好了的画站在门口。

高凡看起来很疲倦，但身着一袭紫色睡袍的麦子还是让他眼前一亮。

高凡为麦子做过一幅画：紫灰底色上一个打开了的金黄色的花生，花生壳里面是一位紫色的睡美人。美人的脸几乎被头发遮盖，只露着俊俏的小鼻子。她的小脚丫嫩笋一样尖，仿佛三寸金莲，指甲上涂着紫色的蔻丹。

那时油画系的高凡爱上了音乐系的麦子。晚上他在音乐系的教学楼下徘徊，他要向这个全世界最优雅的女人求爱。麦子的歌声响起了，他抱着这幅叫做紫美人的油画沿着麦子的歌声上楼。后来麦子的歌声停止了。他推开门，巨大的钢琴后面，歌唱家正在和钢琴家接吻。高凡知道这位钢琴师是音乐系唯一的外教，他金红色的头发疯狂地向上翘曲，像一堆烧着了的柴草，所以高凡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火烧圆明园”。愤怒的高凡一屁股坐在琴键上，钢琴巨大的轰鸣使“火烧圆明园”炮烙似的跳了起来。当时恶作剧的高凡仰天大笑。就是他这种坏孩子的气质不断吸引了麦子，最终麦子跌入了他的怀抱。

高凡爱着麦子，他盼望着赶快毕业赶快工作赶快分房子赶快结婚，他要把麦子放在最安全的一个地方，让麦子的眉峰为他一个人飘风落雨，让麦子的嘴巴为她一个人轻歌软语。他宁可为她做牛做马同时做丈夫，只要麦子金黄色的颜色照耀他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是他的清晨和黄昏。

在他们每个月八十元薪水的时候，高凡就送了妻子这件价值上千元的真丝睡袍，只有这样的品质才能配得上麦子的美丽高雅。高凡喜欢真丝，他说真丝只能贴身用，生命呵护着生命，淡静而且还不寂寞。如果把真丝作外套，那是天大的土帽儿。穿上真丝的麦子和真丝融为了一体，她的身体一扭动，真丝就像水一样波涛汹涌。高凡叫她小茄子，叫她水萝卜，叫她花生米，叫她火龙果。他把她抱在怀里，放在肚脐眼儿上，他说麦子啊麦子沿着我进来吧，这样我们就不会分开了。

麦子常常眉目湿淋淋地看着他，看着身上散发着淡淡亚麻油和颜料味儿的大孩子一样的男人。无论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久，对视时，彼此总有一些羞涩。当他覆盖她时，他细致轻柔的动作像琴弦弹奏着一首歌：泉水丁冬，泉水丁冬，泉水丁冬响，流过了山冈流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这支歌在彼此身体里响起的时候，他们渐渐地开始飞翔。麦子的身体像一片昙花，这朵开了，那朵谢了，这朵开了，那朵谢了，花开的声音是露珠滚动的声音，是雏鸟振翅的声音，是彩云撞出雨滴的声音。花开花落的力量在她的身体里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但是麦子并没有感觉幸福，因为高凡从来不吻她。尽管他非常喜欢麦子的嘴唇，他欣赏它触摸它但从来不吻它。他甚至经常亲吻麦子的身体，他愿意感受麦子的颤抖和喘息。他不厌其烦地跪在麦子的双腿间，像一个充满爱心的尽职敬业的鞋匠。

得不到的东西是弥足珍贵的，对于麦子，接吻似乎才是情感的高潮。充满温情时，她的嘴唇在爱人的鼻翼间轻轻地摩擦着，但是固执的丈夫视而不见。这让麦子感到很尴尬，仿佛行贿遭到了拒绝。

“虞美人”是一个装潢独特的酒吧。乍一进入仿佛闯入一个清末民初的民间的羊栅栏。灯光的颜色很干净，仿佛月光照在羊群上。酒吧的墙壁是用核桃皮装饰的，一旋一旋的图案，回声一样美丽。整体上简洁厚重的风格吸引了很多中年人，已经厌倦了繁枝茂叶的浮华想沉入洁白的树心数数年轮的中年人喜欢这个地方。

“虞美人”这个名字在现代都市里听起来有点俗。虞美人是一种草本观赏植物，也是一个忧怨的古词牌名，感觉有一些病态美。如果看过曹禺的电影剧本《王昭君》，虞美人也是一个养在后宫的终生没有见到皇帝但皇帝死后派去陪葬的老美人屈死鬼。

看到麦子从门口进来，坐在角落里的宋跃向她挥挥手。

宋跃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提得高高的，像唱美声的人进入高音区域。她大眼睛，眼角的



鱼尾纹排列得细致有序，仿佛两朵秋后的金丝菊，怀念着曾经的细嫩和娇艳。

她两指间夹着女式香烟，腕上戴着瑞士名表欧米茄。

麦子要了柠檬汁慢慢地啜着。她穿着柠檬黄的棉质衬衣塞进发白的牛仔褲里。

麦子说：又怎么了？

宋跃说：日子混不下去了。你说说，当初，他是个没依没靠的穷工人，我是歌舞团团长的千金，我插队回城后追我的高干子弟高级军官至少是工农兵大学生多得像庄稼地里的蝗虫。就在我在他们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刘明天这个程咬金成了我妈的徒弟。他三天两头跑我家，进了大门先扫干净院子才进家门，然后就弯腰擦地地洗衣服擦玻璃，简直一个任劳任怨的骡子。实在没啥活儿可干了，就坐在小板凳上看书，一看就是几个时辰。得，我妈看上他了，说他人好心好爱上进靠得住，这样的好小伙全中国都少有。你在歌舞团拉提琴吃个青春饭，光有脸蛋管什么用。嫁给这样的小伙子，不管你以后怎么样都会担待着你，管保把你当成一回事儿。然后他们一个好像女婿一个好像岳母娘，公开接待到家里来的客人。

宋跃把烟蒂摁在烟灰缸里。尽管这一番话她和麦子说过五遍了，但回忆往事时她仍然嘴唇颤抖着。

结婚后，如我母亲所说，他确实是对我疼爱有加，呵着护着宠着爱着。这给我一个错觉，他就是我的了，他是牛粪我是鲜花。他纵容得我骄横跋扈无所顾忌。难道我能对大街上的人任性吗？就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他应该是无